阅读让文化历久弥新

钱念孙

一

人有血肉之躯，更有文化之魂。血肉之躯靠物质产品维持生存，文化之魂靠精神产品滋养成长。每个人的文化之魂虽然依附于血肉之躯而存在，但血肉之躯如何行动，包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选择，以及言谈举止的气质风度等，却由文化之魂在背后操纵和控制。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大脑支配四肢，心动左右行动。

有什么样的文化之魂，往往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文化之魂的内涵品质，不仅决定为人处世的态度方式、人生境界的高下优劣，还多半决定一生事业的成败和成就的大小。如何铸就优良文化之魂，并不断提升其品位和质量？办法与路径固然可以举说多种，但无论如何，阅读是不应遗漏的重要选项。

人生难逾百年，相对于历史之悠久和世界之博大，个人的直接经历和经验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只有阅读，才能穿越漫长时间的隧道，打开辽阔空间的天窗，将古往今来的丰功伟业、忧患沧桑、聪明睿智及愚昧教训等，一股脑地呈现于脑际，使我们产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畅游古今、驰骋天地的奇迹。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是对自我生命的开发。人的血肉之躯，虽有高矮胖瘦的不同，毕竟在一定体积范围之内，但人的文化之魂，因阅读量的大小与质的差异，会产生霄壤之别。阅读是吮吸人类精神文明的营养，并将其化为自己见识和思想的过程。有的人见识广博、洞明世事，有的人胸无点墨、遇事糊涂，存在巨大落差的原因，往往在于是否通过阅读享用和占有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丰厚财富。

阅读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宋代黄庭坚说：“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这里说的“用古今浇灌之”，就是要在阅读中汲取古今经典的甘泉，用先贤的精彩思想和体验充实自己的心灵，否则，很难摆脱市井流俗的平庸气息，以致自己“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二

阅读不仅是我们每个人摆脱平庸的有效路径，还是整个文化代代相传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迄今为止，人类经典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以文字为主体的书籍，当然也有一些以图像形式呈现的画作及影视作品等。不论是浩如烟海的书籍，还是目不暇接的绘画及影视作品，如果没有人阅读、观看，它们只是静静地沉睡的印刷符号和图像密码。就像我们今天常用的U盘，即便其中储存的内容异常丰富精彩，若不打开来阅读和欣赏，也不过是用金属等材料包裹芯片制成的小玩意，与一般冷冰冰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区别。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重要原因即在于，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崇文重教，悉心守护和阅读世代相传的文化典籍，从中获取应对新挑战的智慧和力量，并将这些智慧和力量凝聚成新的典籍，形成蜿蜒起伏而巍然耸立的精神长城，或曰奔腾不息的伟大传统。

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将作家写出的作品仅称作“文本”，将读者阅读过的作品才称为“作品”。文本只是包含意义潜能的带某种符号或图像的“实物”，如一沓手稿、一本书或一个画册等，其意义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即“文本”转化为“作品”，则是由读者阅读完成的。没有读者阅读，再伟大的文本也只是一个沉默的躯壳。唯有在阅读中被理解、被激活、被重构，文本才能获得生命和价值。

只要我们不是从版本学的角度看问题，每个时代用固定的文字或画笔创造的作品，往往并非意义的“定本”，其内涵和意蕴也不是客观不变的。陶渊明在东晋、南北朝及初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中经李白、杜甫乃至苏轼的阅读和推崇，才确立伟大诗人的地位。唐代张若虚的诗歌《春江花月夜》，从其诞生到明代初年约800年间，一直悄无声息，明中期以后声名日益响亮，以至晚清王闿运说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现代闻一多称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种变化本身表明，作品的诞生并不是意义创造过程的完结，当时和以后各代读者的阅读及评论，是其意义创造的延续，也是无法忽视的后继篇章。

三

美学家朱光潜有句名言：“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这里说的欣赏实质就是阅读。陶渊明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必先从自然中见到这种意象、感受到这种意趣，然后用文字把意思传达出来。我们阅读和欣赏这两句诗，文字符号促动大脑中也呈现一种类似的图像和意境。但我们所见到和感受的，与陶渊明的所见所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人所领略到的情境，多少蕴有自己的色彩及创造，含有个人性格和经验的映照。

这种绵延不断地阅读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把前贤锻造的文化产品重新“回炉”，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和个性的熔炉里再锻造。而文化典籍，尤其是文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的“再锻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往往很大，仿佛滚滚奔流的万里长江，在不同江段及流域，常常展现不同的风貌和异彩。

读者作为每个时代的阅读主体，必然总是以自己当下生活和工作的“活的”思想感情，去解读和体会古往前贤“当时”的“活的”写作情境和心理活动。这表明，阅读不仅是在“静态地”看书，还是一种“活态的”对话交流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

不论是一部过去的典籍，还是整个文化遗产，经由阅读而成为我们接受和继承的对象时，我们理解并进一步确证的意义必然汇聚和沉淀到传统之中。传统并非静止不动的一潭死水，而是川流不息的滔滔江河，它不懈奔腾的活力，正来自其意义不断被再阅读、再发现和再阐释。因此我们说，阅读让文化历久弥新。

难得糊涂，从不糊涂

李向伟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燮，人称板桥先生，曾留下“难得糊涂”墨宝，不但受到书家追捧，还被一些人视为人生圭臬，或挂在嘴边，或郑重其事悬诸中堂。

于是乎，“糊涂哲学”在一些人心中悄然浸润，更因此而善恶是非标准模糊，公理正义底线消解。在邪恶面前退让，在大义面前裹足，把纵容当大度，把圆滑当从容。

板桥先生泉下有知怕要苦笑。板桥先生的“难得糊涂”，说的是面对个人利益不妨糊涂些。而面对善恶是非、公理底线，一生“慷慨啸傲”、山岩般峻峭、翠竹般挺立的他，何曾有一毫糊涂？

不但不糊涂，更有心系黎庶、廓然大公的清醒。史料记载：“（郑燮）调潍县。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发谷若干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余人。”说的是清乾隆十一年，郑板桥担任潍县（今山东潍坊）县令，遇罕见饥荒，当即下令开仓赈灾，有人劝他慎重行事，先逐级向上报告。他决然道：“这是什么时候？等辗转向上请示报告，老百姓早就饿死了。上面追责，我承担。”在百姓生死和个人仕途进退的天平上，他毅然选择前者，没有丝毫迟疑，没有半点糊涂。

这年秋天，潍县又歉收，板桥先生拿出养廉银替百姓缴赋税，换回一把欠条。几年后离任时，“悉取券焚之”，一把火把欠条都烧了。在他心中，钱财就像火光里扬起的灰一样轻飘，而黎庶冷暖则有千钧之重。

读罢掩卷，心头也被那堆火光照得澄亮。对个人钱财，板桥先生“难得糊涂”，而在大义大节面前，却从不糊涂，分明是光风霁月般清醒。

板桥先生视钱财如灰烬之轻，春秋时宋国子罕则把清廉看得比美玉还重。有人获美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收。献玉者称已请行家鉴定，确为稀世珍宝。子罕答：“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一轻一重，异曲同工。二者的清醒，皆源于对义理底线的坚持，对人格操守的珍重。

战国时鲁相公仪休嗜鱼而不受鱼的故事，更像古人熬给后世的“醒神汤”。“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寥寥数语，道出了眼前微利与人生远途的关系。眼下，多少人拎不清一时与长远的轻重，在一时之利、一时之快、一时之便上犯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复盘人生，应悔当初不知公仪休。

其实，公仪休拒鱼的清醒，不止在能算清远近账，更在于内心那份恪守良知、不毁大节的坚定。

又想起已经去世的袁隆平先生。他倾注毕生心力研究杂交水稻，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重要奖项。可功成名就的他还是老样子，仍然戴着草帽、穿着胶鞋，天天泡在稻田里。他清楚，科研才是立身之本，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这份清醒，是不为名利所羁绊的超然，是对来路和初心的笃定。

可见，所谓清醒是明白取舍之道理：世上事都蕴含是非曲直，老是糊糊涂涂、随波逐流，失去原则、失去分寸，就会活成丢了魂的人，腰板挺不直，路也走不正。而那些心中有大义的人，不会因个人得失放弃原则、因名利诱惑迷失方向，更懂得取舍，知道坚守。

那些清醒者，有作为不妄为，有付出不窃取，有坚守不裹足，最终都会通过走进人心而走进青史。开仓赈灾的板桥先生如是，拒收美玉的子罕如是，不接受鱼的公仪休如是，一辈子扎根田野的袁隆平先生亦如是。

人生漫途，当如板桥先生，难得糊涂，却亦从不糊涂。

金台随感

腰船和秧船

陶灵

几年前，一部船舶主题纪录片在川江拍摄时，我当向导。其间偶然听说，黔东南一家私人博物馆藏有一只“苗家腰船”，颇有乡土意趣，我建议摄制组前去拍摄。可导演坦言，路程太远，一队人马专程过去，单为拍摄一只小木船，时间和费用都不划算，而且原脚本里也没有腰船的内容。

这事虽然作罢，但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年过去了，今年初春某日，又忽然想起那只苗家腰船，索性说走就走，马上预订高铁车票。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终于站在了贵州雷山县苗家大院的民俗博物馆里。

目光所及，那只心心念念的腰船，确实是一只太小的小木船，长1.1米，宽与高都只有23厘米，重量不到20斤。船内外通体呈黑灰色，估计是年代久远所致，在展台上毫不起眼。

巧的是，民俗博物馆的主人居然就姓苗，是一位从杭州迁来此处定居的油画家。苗先生听说我专程来看腰船，便热情接待，并娓娓道来这只船的来历。2013年，他去榕江县小丹江苗寨过“吃新节”，路过一户人家时，一眼看见屋檐下石坎上摆放着这只小木船，船身满是天然水波大花纹。他觉得格外好看，再也迈不开步了。于是，立即吩咐随行的侄儿马上去街上买酒买菜回来，要在这户苗家吃午饭。

这苗家男主人60多岁的样子，沉稳质朴，苗先生与他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原来，小木船是家中老辈人做的，用一整截树干挖空而成。他家的水田多、地块大，栽秧时节，用小木船装秧苗，船绳系在腰上，人走船走，免得来来回回去拿秧苗而耽搁劳作时间。

喝好酒，吃饱饭，与苗家主人混熟了，苗先生开口提出想买这只腰船。主人却十分不舍，要留个念想。苗先生诚恳地说：“交给我保存，比你自己保管更长久一些。”这是实话，主人心里也明白。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以1000元的价格成交。

在黔南、黔东南一带乡村，过去多有用“腰船”装秧苗的习惯，一般是拿平日常用的木脚盆当“腰船”，真正把“腰船”做成小木船的情形并不普遍。苗先生收藏的“腰船”看似不起眼，实则古韵悠长。

告别苗先生，我继续往南走，到了广西南宁。在一个镇上的小餐馆吃午饭时，旁边有个卖农用物资的商店，门口摆放着10多只崭新的小木船，用木板拼装而成，与腰船相似，略短、稍宽一些。难道这里是在卖“腰船”？我心生好奇，便上前与商店老板攀谈起来。

“这叫秧船！”老板解释，“人坐起插秧，不用弯腰，腰杆就不那么酸痛了！”我这才注意到，小木船中间有4根并列的横木条，可当板凳坐。小木船前后有小舱，里面也可装秧苗。

“宋代就有秧船了，苏东坡还写过诗称赞哩。”老板的谈吐有文化。

苏东坡的诗名为《秧马歌》，把“船”比作“马”，十分形象。大概内容是：我从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看到，当地农夫都骑秧马插秧。秧马腹部像小船，头尾高高翘起。不用秧马的人，插秧时腰弯得像箜篌，头低得如同鸡啄米，人累得浑身筋骨酸痛，连声叫苦。秧马很轻，是桐木做的，单手就能提起来。人坐在秧马上，两脚代替马的四蹄，行于田中，轻快如水鸟。秧马上还可放置捆好的秧苗，一天能插上千畦（田中划分的小块为畦）秧。与弯腰驼背辛苦劳作的人相比，实在是安逸多了。

我问农资店老板：“现在都有插秧机了，还有人用秧船？”

“有啊，还不少呢。田不多的人家，用惯了秧船，觉得轻便又省事。”老板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也在网上卖，广东、福建、江苏一带都有人买。”

确实，没有生意，老板又怎么会卖呢？只可惜，当地要等10多天后才开始栽秧，要不然真想亲眼看看，农民如何骑上“秧马”，轻快如水鸟般在田间“航行”。

等下次吧。留个念想。

◀中国画《紫藤蜜蜂》，作者齐白石，北京画院藏。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丑石

韦廷信

我摸着它，表面粗糙
造型不规则
没有找到可以开口发声的部位
但上凤门垅村替它开口了
村庄坐落在山丘上
已被命名丑石村
四处留有风口
村庄背后的东吾洋夜夜引吭高歌
为丑石鸣凌云之志
路过的诗人也替它开口
你藏在山丘之中
却也在大海之巅
你是丑石，也是美玉

大地

生命的托举

吴昌勇

仲春时节，汉江边。春风拂过，满眼绿意中，一抹红色格外引人注目。身着汉江志愿救援队队服的周云康，像往常一样从江畔缓步走过，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晨练的市民经过，纷纷和他亲热地打招呼。在安康城，很多人都熟悉这个身材不魁梧却精神矍铄的“周队长”。

人群中，还有几名穿着同样队服的队友，也在密切关注着不远处的江面。澄澈的江水不会忘记，过去的那些年里，正是这些熟悉的身影，一次次将落水者托举上岸，让他们重新有了生命的希望。

时间回溯到2003年6月的一天。这天傍晚，天气闷热，打小就喜欢去汉江里游泳的周云康又一次到江里游泳。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闷响，江面掀起一尺多高的水花。依稀中，他看到一个女子落入水中。

救人！周云康来不及多想，一个猛子向散开的水浪中心游去，靠近之后，紧紧抓住落水者的手，一直没有松开。在众人的协助下，落水女子被托至岸边。上岸后，落水女子的母亲跪在周云康面前，难以表达的感激化作泪水和一声接一声的“恩人呀”。周云康将老人扶起来，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13个春去秋来，周云康和泳友从飞溅的浪花丛中，从巨大的水流漩涡中，先后将9名落水者带上岸。家人生怕他有个闪失，无数次提醒：你的命也是命啊！家人的担忧不无道理，也让他清楚意识到，想要从江中救人，单凭一己之力、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众人拾柴火焰高，能不能组建一个民间救援队？2016年夏天，当周云康把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告诉其他泳友时，48双大手毫不犹豫地紧握在一起。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成立了！周云康在自己经营的酒店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

按照约定，队员们在入会申请书上签下名字，也签下了“生死状”：本人在报名时意识到了志愿参与的救援行动本身存在潜在的风险，愿自行承担一切责任。文字背后，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在江畔许下铿锵誓言：“志愿救援，分文不取”。不能让一个生命在眼前消失！

在与江水一道远去的岁月里，周云康和他的队友就像江面上的鱼鹰，总能敏锐捕捉到呼救声。

今年3月的一天，早上8点多钟，周云康正在洗漱，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在哪个地方落水，位置发我……”急匆匆挂断电话，他火速调集正在江边巡逻的队员。很快，一个鲜活的生命得救了。

因为生怕错过救援的黄金时间，周云康把自己的电话公布在江边的醒目位置。这一串电话号码，成为危急时刻值得托付的希望。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奔涌而至。到这个春天，这支队伍已经集结了169人。他们用10年时光，从江水中托举起135条生命。

不是英雄，却在最需要的时候选择挺身而出。他们的坚守，像汉江的水静静流淌，却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最好的救援，是让悲剧不再发生。几年前，周云康和队友们达成共识——到人群中去宣讲，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的道理换成直白易懂的话语。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在江边坐一阵儿，也许一切疙瘩都解开了。为此，他们千遍万遍地呼吁。

他们也一次次获得善意和敬意。这支队伍中，1人荣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2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入选“中国好人榜”，9人获省、市级荣誉称号。汉江的粼粼波光，镌刻着那一次次生命的托举……

遇见

莫让《长征组歌》演出留遗憾

李培禹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熟悉喜爱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被众多合唱团排练演出。由萧华将军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的《长征组歌》，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和英雄气概。每当“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的旋律响起，台上台下无不激情澎湃，心声共鸣。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我不仅在合唱团中认真排练，还多次观看专业艺术院团和群众业余合唱团的《长征组歌》演出。每次观看，都是一次艺术享受，心灵都会受到洗礼。然而，有的演出却让我生发出些许遗憾，不吐不快。

有的艺术院团在演出时，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减唱”。“减”在哪里呢？以我现场观看的一次演出为例吧。这场演出的院团非常优秀，指挥也是著名指挥家，而且节目单上印着“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本（10曲）”的介绍，吊足了我等“铁粉”的胃口。但演出开场，没有报出第一曲《告别》，而且连朗诵也取消了。第二曲《突破封锁线》、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等也没有了朗诵。特别是最后一曲《大会师》，原作中，伴着音乐有朗诵：“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毛泽东同志概括长征的这几句朗诵词没有了，配乐的管弦乐旋律却依然演奏着，观众听起来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那场演出演唱到第七曲《到吴起镇》时，由于合唱团女声的竹板和几位男声的大板都不见了，乐曲原本欢快热闹的意境损伤不少。再加上原本专业的合唱团中竟有少数人多次低头看谱，也让演出效果打了折扣。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唱响《长征组歌》，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活动之一。希望无论是专业艺术院团还是群众业余合唱团，都能怀着对红色经典的敬畏之心，尊重原创作品，力争做到不“减唱”，唱出组歌的“魂”来。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